

居梅

業^峯

語
錄(一)錄



成集書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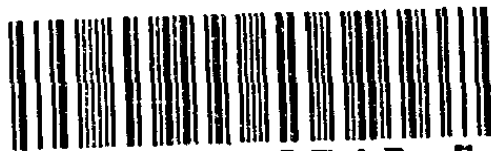
編初

者編主
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梅峯語錄



3 0649 0365 5

趙仲全著

梅峯語錄

本館據涇川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梅峯語錄卷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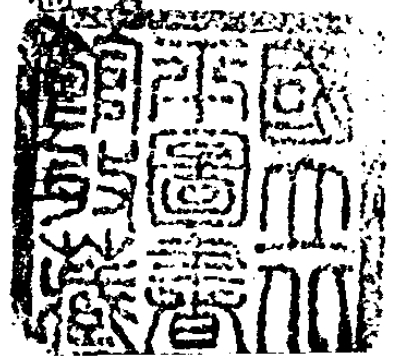
梅峯趙仲全著

心有所得。不筆之於書。或有時而忘。一記於書。時常目之。又有溫故知新之妙。總之皆糟粕也。

耳。理氣可言隱顯。不可言有無。可言聚為有象。散入無形。不可言自無而有。自有而無。無形者。特無形象耳。仍有理氣在。如人物死。草木枯。氣魂升於太虛。形魄化為土灰。何嘗盡無。無則并理氣而無之矣。此所以不可言無。有象者。其理即隱於象中。故不可以言有。若言自無生有。自有生無。亦不可。無理氣。安得化生而有。有理氣。安盡滅息而無。

言性則氣在其中。言氣則理在其中。理是氣之性。氣是理之形。形性原是一物。安得謂理先於氣。但言理氣則先理而後氣。以理為氣之主宰故也。如有天即有天之性。有地即有地之性。有人即有人之性。烏有二。烏有先後。

神者理氣之精靈。化者理氣之才能。神屬理而運氣。化屬氣而達神。神以運化。化之機也。化以達神。神之顯也。神者化之隱微。化者神之發見。神則易知。無在而無乎不在。化以簡能。無為而無乎不為。神化無物不有。無時不在。能生成天地萬物而無窮者。太極之神化也。能生成人物而無窮者。天地之神



083
114

2:656

梅峯語錄 卷上

一

化也。能生成子女而無窮者，人之神化也。能生成牝牡而無窮者，萬物之神化也。合而言之，皆太極之神化也。

張子言心統性情，誠哉是言也。性者心之靜，情者心之動。性者吾心萬理之歸藏，情者吾心一理之感通。子思言中和，朱子言虛靈，皆性情之謂。其實一物而已。性能包括天地古今萬理，無不具。情則隨感而通。性中一端之發見也。

人心一血氣軀耳。其中神明識藏得許多事物道理。天地大物也。其中造化許多物類，豈無神明運於其間哉。觀夫風雲雷雨之變化，或久或暫，或大或小，孰使之然。此可以見天地之神明矣。

火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化，而不可留。水有所入，有所不入，能化柔而不能化剛。留之則留，可見陽剛君子能化物而不制於物。陰柔小人能誘物而常制於物。

理者數之統體，數者理之散殊。理易知而難究，數難窮而易盡。

學者所以不能入道，只爲不曾見得天人相與之理。理欲大小之分，如見得，則必不徇欲以滅理，便能入道。

人能知天所以生我於世而靈萬物者何爲哉。蓋欲我體天之心，贊天之化，而生天下萬民萬物耳。知此則不敢不盡天道矣。知天之所以生人，知人之所以成性，知性之所以有道，則必以斯道爲己任，以斯道爲己任，則必以道御情，以道制欲，而邪慝不作矣。此之謂真知。

學者必立志。然後能體道。苟一念放弛。舊私舊習。又竊發矣。當時時惺惶。提省此志。須臾無忘。然後可以入道。

學至於知禮義者。孰不知道之當體。至於真體道時。便牽於欲。紐於習。遂擺脫不開。還是如舊。此只爲欲習纏縛了。若奮然振發。就如一步跨過門限一般。何難之有。此學道者所以貴勇。

一持敬。便防多少放逸邪僻。求道者能持敬。便是真做工夫。此敬也無小大。無隱顯。無久暫。無時不在。苟一念間斷。則粗疎邪僻之私乘之。可不慎哉。

堯之欽明。舜之溫恭。禹之祗台。湯之聖敬。日躋。文之緝熙。敬止。武之以敬勝。怠。孔子曰。脩己以敬。又曰。敬以直內。程子內主於敬。橫渠以禮爲先。朱子居敬爲本。古之聖賢。何一人能離此敬哉。先正曰。敬也者。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。

二程學以誠爲本。得周子之心法。

誠敬一也。程子曰。誠然後能敬。未能誠時。卻須敬而後能誠。

伊川曰。明道內主於敬。而行之以恕。

程子曰。學者須恭敬。但不可拘迫。

程子教人格物致知。爲進學之門。誠意正心。爲入德之方。

敬義不可斯須去身。敬則持身有根本。義則處事有權衡。由是德日新。道日充。而聖域無難入矣。

劉子聳語朱子以易之道不遠復。朱子佩服終身。

延平教朱子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。理會以後。朱子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。朱子工夫皆就裏而體認。莫謂愿憲克伐怨欲不行爲輕。此雖未至於純。是亦爲仁的工夫。如今學者何曾這等用力。君子主敬有四要。慎獨、慎言、慎行、慎交。四慎得而敬過半矣。

知非莫如執禮。執禮莫如主敬。主敬莫如窮理。窮理莫如知內外貴賤輕重之分。學敬只在循天理。

人能於非理的念頭。卽止之而不行。就是克己復禮的工夫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。正此心也。己私之害。不待著於行也。但私念一動。遂戕心德。甚哉念之不可不慎也。

君子愛善如甘飴。畏不善如吐醜。遠刑如遠虎。遠利如遠脂。

慎言謹獨。無責妄人。無論惡人。是君子切要工夫。

克己無別法。主於善則己自克。主於善者。非識大小貴賤內外之分者不能。故孟子曰。先立其大者。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又曰。無以小害大。無以賤害貴。程子曰。內重而見外之輕。

心無二用。惟敬則惰慢邪慝自消。

窮理則心明。居敬則心靜。心明而靜。何動不滅。

見大者超俗。心公者愛人。

夫子言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朱程言主敬窮理，只爲學者立操心處事之法。若聖人則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，無往非敬，無往非義。

爲善以求名者，其善皆僞；爲善以盡性者，其善斯誠。自稱己善者實無善，自稱己過者實無過。專治己而不責人者，己必成；惟務實而不務名者，名必立。

克己只在一念初動時卽克之，爲甚易；苟縱其動於氣體，則克之甚難矣。然所謂克者，以理勝之也，非徒制止之之謂也。

聖人無意，故自無必無固無我，所以一私不累。天理渾然，若常人有不善者，只是起於意，遂流於固我。顏子不遠復，纔覺有意卽克去之，何至有必固我之時。自顏子以下，或意必而悔者亦難，或固我而悔者尤難。此所以不可入聖。

人心私欲，不但貪嗜聲色臭味，富貴功名，凡喜怒哀樂，視聽言動，不得其正者，皆是。

心無主者，爲善泛而無要，其弊必暫而不常；主於一端者，狹而不全，其弊必窒而不通。是以心貴有主。又曰：善無常主，協於克一。

人之縱欲不返者，只因心逐了欲去。若心主於善，欲自不萌矣。何畏欲之難勝？孔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

天子教人，先攻其病，方能入善。如子路問君子，則告以脩己以敬；司馬牛問君子，則告以不憂不懼；子貢

問君子則告以先行其言。皆各因其病也。信夫聖人之道。一本而萬殊。學者之學。萬殊而一本。學者苟知向道。卽宜執禮。蓋一執禮。自然防閑許多非僻之私。而學斯可進。道斯可造矣。

聖人教人只是爲仁。以仁統四德。能仁則禮義智在其中矣。但學者爲仁。各有根器淺深。各有氣習病痛。如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。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。是就其淺深處進之。司馬牛則告以訥言。子貢則告以事賢友仁。樊遲則告以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子張則告以恭寬信敏惠。是就其病痛處藥之。今爲仁者。亦先自反其有何氣習。是何根器。充其德。攻其病。何仁之不可爲。

賢者之心。天理未純。不能從心不踰。故其應酬。必事事物物上去思勉而後得。此由萬殊而求一本。進德之事也。聖人之心。天理純全。無一毫駁雜。天理流行。無一息間斷。總之一而已。故其應事接物之際。若大若小。無終無始。一以貫之。以一本而應萬殊。成德之事也。

書曰。惟精惟一。周子曰。聖學一爲要。程子曰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。此是學者勉強持守功夫。夫子吾道一以貫之。此自聖人自然應用功夫。主一熟則一貫通矣。

夫子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一貫發於夫子。非始於夫子也。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。則必有所以爲陰陽者。伏羲已神會於河圖五十之中矣。堯舜曰。惟精惟一。伊尹曰。德惟一而一之說始顯。一者在造化爲太極。在人心爲至誠。不二之實理。夫子神會此一。故曰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又告哀公曰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曾子曰。忠恕而已矣。正悟此一者也。世儒訓註。而曰一理一本。一致一心。支離甚矣。

心貴有所主。心主於理。則氣自聽命。欲何自而生。真知善爲己有。篤志而力行者。則外物不能動矣。

或謂克己甚難。只是志不立。且如仙家志在長生。遂能卻欲。安有志篤道義而欲得搖之乎。欲搖之者。必其志未篤者也。

詩曰。思無邪。是克己工夫。學者克己。必先思主善。主善則無邪。無邪則自能黜欲。

獨知之地。一有喜怒哀樂及於外者。皆是將迎之私。惟喜其得道。憂其失道者。此正慎獨之功。

或謂坐忘亦可克己復禮。予以爲不可。蓋以理勝欲。久之自然忘欲。此忘方好。若着意忘之。卽是強制。欲根未去。有時竊發矣。何能忘。惟主善則欲自退聽。故明道曰。坐忘卽坐馳。有忘之心卽思也。伊川曰。要息思慮。便是不息思慮。

學者於己私一念動發時。纔知之卽遏絕之。是謂無心之過。若猶縱而行之。私雖小。亦是有心爲惡。仁本天理渾然。流行無間。一念之過。卽間斷矣。況有心爲惡。尙爲仁乎。縱能改之。亦是頻復之吝。

主靜之學。不可用心去收放心。惟以天理存心。心自然靜矣。若一心虞放。又一心去收。何等擾亂。

獨者。吾心獨知之地也。故君子慎獨之功。不但暗室屋漏。閑居隱微。人所不聞不見。能致其慎己也。必至於晦息夢寐之際。無所不慎。斯謂之慎獨。是故夢遺金而心不肯取。夢孤弱而心不肯欺。夢侮毀而心不忿怒。夢富貴而心不喜幸。夢貧賤而心不怨尤。夢患難而心不震懼。斯可謂能慎獨也。及其至。則并富貴

憂患等境俱不入於夢矣。故曰至人無夢。慎獨之至也。

人幽獨萌不善之念。獨覺之而獨羞者。可以無惡矣。人於幽居之地。每欺天而爲不善之事。及至顯設。又畏人知。噫。天人一也。天之大人於人甚矣。既知畏人。曷不畏天。既畏天。自無畏人之事矣。

薛文清言人之睡亦不可不謹。此誠得慎獨之法。於睡亦謹。則無所不謹矣。孔子寢不尸。可見予自壯年。雖盛暑獨寢。恥自見其赤體。必援衾蓋之。此亦自然羞惡之心。見於寢處者也。卽此一端。其餘可自勉矣。

趙抃事必告天。亦足爲正心之一助。然能行於告之所及。而不能行於告之所不及。不若告吾心之天。雖造次顛沛。不離於正。

陸子靜夢寐卽白晝之爲。屋漏卽康衢之見。誠可謂慎獨之至。

君子畏小兒如長者。敬妻子如嚴師。事君上如父母。愛奴僕如兒女。是天理人情。合當如此。特書之以自警。

大學言致知爲夢覺關。誠意爲人鬼關。齊家爲物我關。恐謂必知天命人性之故。方能過夢覺關。必知理欲內外大小貴賤之故。方能過人鬼關。必知乾父坤母。民胞物與之故。方能過物我關。

一主善則惡念卽息。一主敬則怠念卽息。善以存性。敬以防非。存存不已。惺惺不昧。天理純矣。體道不可求人知。一求人知。便不是道。道率吾性。何必人知。

人之神卽心。人之化卽事。神屬天。一覺卽動而無息。化屬地。萬變實靜而有常。

人欲克己。不若心主於善。心一主善。自然理能勝欲。而已私不生。間或一生。亦易克之。若心不主善。而每事克之。則克得此一件。他一件又來了。今日克得。明日又來了。如何克得盡。故曰。惟主善。則自然克己。心之有善。如石之有火。觸之卽見。心之有不善。如鏡之有塵。拂之則明。蓋善本有不善本無也。

爲善者必悟得善爲吾性固有。而後爲之。斯誠。不則非有所畏。必有所利也。

知內重而外輕。道大而物小。皆可與克己矣。

聞夫子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之語。則克己復禮。不可不勇矣。

循理則進於聖賢。縱欲則入於禽獸。可不畏哉。

人能好學爲善。則與聖賢同歸。如狗聲色臭味。富貴利達。則與草木同腐。禽獸同行而已。可不畏哉。

人情常食膏粱。則愈慕膏粱。久不食之。則不知膏粱之爲美矣。常近女色。則愈慕女色。久不近之。則不知女色之爲快矣。故君子知欲不可縱。愈縱則愈熾。惟克己而久焉。自然不知欲之爲樂。

程子曰。心有所主。則能不動矣。此聖賢實做工夫。根本法則也。且如今人爲一小藝。必須心主於此。藝方纔得精。若心無主。則做東做西。其藝廢矣。爲學者若心無所主。則或得或失。東來西去。何有定時。如何入道。惟有主則志專而不分。守定而不易。猶不可進道者。禾之有也。然則何所主。書曰。主善。程子曰。主敬。孔子曰。主忠信。周子曰。主靜。皆一理也。故書曰。人無常師。主善惟師。善無常主。協於克一。克一者。敬也。

或問靜時此心似有得處。至臨事應變時。或又錯了。何如。答曰。只是此心無主。其得亦非真得。故方其得時。卽是失之根。若是真得。則貫動靜。合始終。那有差錯的時節。

聖人之學。以敬爲要者。何哉。蓋敬乃持守身心事業之本。一敬旣立。則內而志意精明。而非僻慢易之心不生。外而防閑縝密。而非僻惰慢之私不作。心身事業皆得其理。此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。

程子曰。居敬窮理。薛敬軒曰。居敬有力。則窮理益精。窮理有得。則居敬愈固。胡敬齋曰。涵養旣至。則天理自明。窮理旣精。則本心愈安。又曰。敬則心地嚴肅。精神自重。理易明。又曰。窮理須得心專一方。有細密功夫。方見得透徹。又曰。未窮理時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。窮得此理。須敬以存之。方不失。或問存養在致知前。致知後乎。胡子曰。未知之前。非存養則心昏亂。義理之本源已喪。何以能致知。旣知之後。非存養則放逸。偷惰。天理隨失。何以保其所知。先儒言未知之前。非敬無以知。旣知之後。非敬無以守。又曰。敬也者。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又問存養屬知屬行。曰。存養乃知之本。行之事。此未行之行也。觀諸儒所言。可以知聖學之功矣。

程朱言學。居敬窮理。反躬克己。誠得其全者也。自程朱以下。言學者各據所見。未免有一偏之弊。予嘗會通而爲之說曰。志道居敬。以立根本。格物窮理。以致良知。集義養氣。以圖實踐。勿忘勿助。以俟化機。象山陽明。礙了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。故以誠意爲要。而以格物致知皆誠意之功。自予觀之。大學之道。其綱曰明明德。其目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。看來明明德卽子思所謂尊德性也。格物致知誠意正

心卽子思所謂道問學也。致廣大四句。皆道問學事也。道問學乃尊德性之功。格致誠正乃明明德之目。聖賢之言。自並行而不悖。後人執此遺彼。所以言論不合而起爭辨耳。

門人嚴松問於陸子靜曰。智聖雖無優劣。卻有先後。畢竟致知在先。力行在後。子靜答曰。是。王陽明答徐愛曰。知行原是合一。知是行的主意。行是知的工夫。此二說若不同。而實是一致。子靜之意。就學者用功言。不能無先後。陽明之意。就知行本體言。原是合一。二先生之言。互相發明。大抵天下無二理。豈惟知行。特用功處不能無先後。若岐而二。則人便有知而不行。行而不知者矣。陽明所以必合而一之。使人知合一之功也。

天地以生物爲心。人得之而爲此心。好生之德。故人能好生。斯可謂之人。不好生者。已無生道。又何以謂之人。

識見既超凡庸。則所行卽莫與凡庸同。不則還是無識。與凡庸一般。

甚矣過之難寡也。予嘗以晝之過言過行。至夜睡間悔之不已。至於臥不安寢。及至明日。又不免無心失。然後知顏子不二過。真爲不遠之復。真爲上智之資。

君子學與教。只是天理盡之矣。天理者何。父慈子孝。兄友弟恭。夫義妻順。君禮臣忠。與夫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是也。數者有一毫不盡。是無天理也。盡之而或欺僞。是無天理也。

人說心難制。心實不難制。心雖出入無常。然實虛靈明覺。欲念一萌。輒以理自喻。則念卽自止。念止則百

骸四體。俱不敢亂動。此之謂以理勝氣。

玉不遇砥礪。不可以成器。人不遇困窮。到辱。不可以成德。

無恥則不立志。學要立志。則用心。用心則業精。業精則事成。

興於詩。卽志於道。立於禮。卽據於德。依於仁。成於樂。卽游於藝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卽興詩志道也。三十而立。卽立禮據德也。不惑。知命。依仁也。耳順。不踰矩。卽游藝成樂也。聖學一而已。豈有二哉。

興於詩。入門也。而望見之。立於禮。升堂也。而實踐之。成於樂。入室也。而安處之。興於詩。不難。立於禮。爲難。立於禮。不難。成於樂。爲難。三者又必以居敬爲本。

知心爲內。爲大。爲貴。則不可以外害內。小害大。賤害貴。

人心之德。動於仁。彰於禮。正於義。藏於智。君子之學。明於智。發於仁。立於禮。成於義。

君子之養心也。致知以明之。主敬以持之。無欲以養之。隨宜以通之。思誠以實之。由五性之用。復五性之體。而本心在是矣。

仁之過者。必姑息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侮。義之過者。必慘刻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怨。禮之過者。必足恭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辱。智之過者。必伺察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詐。信之過者。必固執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欺。凡義利之辨。要極精微。如己之所當取。當受者。義也。若先有心於必取。必受。是亦利矣。如己之所當辭。當予者。義也。若先有心於必辭。必予。此則無害於義矣。然亦未免執着。惟聖人則物來順應。

仁以愛之。義以惡之。二者勢相反而實相須者也。蓋仁有餘而義不足。其失姑息。義有餘而仁不足。其失殘忍。然則仁之太過。卽義之不及。仁之不及。卽義之太過。今而後知仁義之不可偏廢也。不幸而失中。仁可過也。義不可過也。

知天之所以生物。知心之所以愛物。則爲仁之功。不容已矣。

聖人之心。至明無不照。至公無不容。如天地日月然。如仲尼之道大矣。其視天下古今之小善。若皆不足取者。而且汲汲焉於管仲。則與其仁。於晏平仲。則與其敬。於寧武子。則與其愚。於史魚。則與其直。於虞人。則與其志勇。於蘧伯玉。則與其君子。於子產。則與其有君子之道。夫豈已之不足。而有慕於人哉。其舍己從人。樂取諸人之公心。自有不容已耳。此聖人所以爲大也。

博施濟衆。堯舜其猶病諸。此自夫人觀堯舜則然。若堯舜自視之心。則必求博濟而後已。此孔子徹環天下。伊尹一夫不獲。時予之辜之心也。故曰。先聖後聖。其揆一也。

教人者不必立異。學道者亦不必立異。卽衆人之所固有而常言者。以發明之道。卽在是。而人亦易知矣。今天下無賢愚貴賤。莫不知有天理。或譽之曰有天理。則欣然喜。或詈之曰沒天理。則拂然怒。何者。天理。人心所同有。而人心所易知。易能者也。感之卽通。導之卽從。以此爲教。何教不行。以此爲學。何學不成。蓋理者天之所以爲天也。出於天謂之命。賦於人謂之心。存諸心謂之性。感於性謂之情。行諸日用謂之道。體諸身謂之事。達諸治謂之法制。造化者天理之闢闔。鬼神者天理之神化。良知者天理之萌動。良能者

天理之運用。誠者天理之充塞。敬者天理之恂慄。仁者天理之純。義者天理之宜。禮者天理之節。樂者天理之和。知者天理之辨。信者天理之實。聖之所以聖。不過盡天理而已。故隨處體認天理者。立教之本。入道之要也。

梅峯語錄卷下

道莫大於經常。言而經常。言之大者也。行而經常。行之大者也。今之人獨不然。其取士也。言人之所不必。言行人之所不必行。則取之。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。經常之道。皆在所忽略。其爲士也。亦翕然而惟高。異是趨。嗚呼。孰有肯聞經常之言而行經常之行者乎。孔子曰。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孟子曰。君子反經而巳。噫。聖賢之教。可復見哉。

人之有德。何嘗有奇異不可及處。只在於行事動容周旋處。便見其德矣。

聖賢言語。皆隨感而發。學者不可偏主。會而通之。學斯全。道斯備耳。

嘗觀天生萬物。不言而化自成。然亦未嘗求物之我知。天亦自盡其道而已。何必言。何必人知。吾人得天之道以爲道。亦必生萬物。贊化育。自盡其道。如天而後已。聖人者。仰而觀之。神而明之。默而成之。道與時違。則不言而行于家。使父子夫婦兄弟各得其所。不必家人知也。道與時行。則不言而行於國。使君臣上下。天地萬物各得其所。不必國人知也。若夫一有所得。卽欲言。卽欲人知之。則所得亦淺矣。何足言道。何足以達天。

薛文清公曰。少言沉靜最妙。恐見靜專者。發言常當。行事常勇。靜虛者。見理易明。聞言易達。仁者以靜而得壽。謀者以靜而不泄。爲人上者以靜而鎮俗。處變者以靜而弭禍。誠哉是言也。

聖賢之言能發人所不能發者何也。只是身實有之。故見出許多意義。若常人所言雖多。只是聞見的些糟粕。何曾說到親切有味處。

凡身無善行者。亦不能說善言。如王安石作詩。只是隨時寫景。如周程朱張作詩。開口便是道理。如三蘇詩。只是譏切時務。此是見到此方說到此。

有德者何以有言。蓋其心所存惟一理。凡有所言。皆一理之流通。自無窒礙。無窮盡。若無得者。其心便有許多機械變詐。是以發之於言者。掩得東。便缺了西。方遮得前。又露出後。是以差錯繆亂。反不能出口。或曰。出辭氣。斯遠鄙倍。莫非是言語上用功夫否。朱子曰。須是養於中。自然言順理。若止是慎言語。不妄發。此卻須着力。此最是慎言之心學。

詩言志。人之興於詩者。易奪其志。如讀陳子昂感遇詩。李太白詩。令人有遺世獨高之意。大抵隱生於亂。任生於治。偏皆不可。惟動靜不失其時。爲得之。

凡進言聽言者。莫厭常而喜新。但當擇其是非。是則無論新舊皆行之。不是則無論新舊皆棄之。人情自言己善。雖言之實。人亦不與之。況不實乎。自言己過。雖言之實。人必護之。況不實乎。此之謂滿招損謙受益也。

有自得之善者。何畏於人毀。無自得之善者。何取於人誇。爲善不求人知。方是真善。纔有一毫求名之心。卽是假僞。

得仁則好仁益切。精義則畏義益深。智大者不售其明。禮周者非望其報。斯言也。惟身歷者知之。戲言至則正言以止之。辱言至則正言以別之。讒言至則正言以斥之。善言至則虛己以受之。聞善不難。受善爲難。受善不難。存善爲難。終日終身。所言所行。而不離此善者。可謂存善也已。凡爲人不可實無善而盜善名。蓋善者天之懿德。無其實而盜其名。此天地間之大盜。天必厭之。人必怒之。而災害至矣。

知好善名者。急急眞實爲善。則美全矣。知醜惡名者。當急急實去其惡。則醜遠矣。不然。無益也。不敬君子。則善類遠矣。如何能進善。不遠小人。則讒諂至矣。如何能改過。不懲小人。則狎侮至矣。如何能尊德樂義。保安善類。

善盛者愈不肯爲惡。恐一惡之足以廢吾百善也。惡盛者愈不肯爲善。以一善不足蓋終身之惡也。不以貧賤富貴動心者。聖人之徒也。

懷大恩者不脩小怨。圖大事者不計小勞。興大利者不恤小害。

凡人自知爲是。斷斷行之。自知爲非。斷斷去之。此君子所以去聖人近而離凡民遠也。

聞譽而喜。聞謗而怒者。是好名之心。聞譽而恥。聞謗而懼者。乃君子篤實之學。吾爲吾善。何喜於譽。何怒於謗哉。

今人以柔弱爲善。以剛強爲惡。不知當柔而柔。當剛而剛。剛以濟柔。柔以濟剛。剛柔中正者。乃所謂善也。

故書曰。高明柔克。沉潛剛克。平康正直。

沉默足以善言。靜虛足以善行。謙恭足以受益。忠信足以動人。

戲謔近於慢。慢則和而流。峻立近於亢。亢則嚴而孤。是以君子溫而厲。威而不猛。

擇於善惡者。斯慎言而敏行。安於禮樂者。斯心平而氣和。

急未到之程者。徒勞其心也。期未成之德者。徒累其心也。望未必之命。圖不測之事者。徒惑其心也。

廢易得之仁義。以求不可必之富貴。決至大之性命。以徇至小之物欲。此之謂不知類。

假外物以爲樂。樂之失者也。樂道者。樂之淺者也。道足於我。無入而不自得者。樂之深者也。

小怨不可絕。大倫小利不可廢。大義小忿不可害。大事。

人見理不明。涵養不到。則遇小事便動心。至於大事。卻放下一着。

勢利隨陰。惡禍害隨勢利。相因一定之理也。如善人而禍害。惡人而福慶者。變也。非理也。

人知鬼神在幽。人事在明。猶有分別。孰知鬼神即在人事之中。苟爲善。卽有伸之理。苟爲不善。卽有屈之理。故曰。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

獨知之地。不但聲色臭味之欲心所當克也。一有億逆成敗禍福之心。卽是將迎之私。亦不可不克。惟思欲進善去惡。此正是慎獨之功。

氣化之否塞。聖人不能挽。況非聖人乎。習俗之移人。賢者不能免。況非賢人乎。是以君子不怨天。不尤人。

守義而安命。

懷善如珍，脫惡如屣。如是而不爲君子者，吾不信也。善愈脩則悔愈至，愈至則善愈多；德愈進則毀愈大，愈大則德愈高。

三代以前，唯恐其好名；三代以後，唯恐其不好名。愛惜名節者，必不肯縱名於卑污；縱情於卑污者，必不肯愛惜乎名節。

人有惡念，謀於我，必嚴爲拒之，卽不盡聽，亦消阻者多矣。苟一順之，其害隨熾。人有善念，謀之我，必曲爲成之，雖不盡信，亦勉勵者多矣。苟一阻之，其善斯泯。人之惡有三，以君子而惡小人，以其不從己之善也；以小人而惡君子，以其不從己之惡也；以小人而惡小人，以其奪己之所有也。若夫君子之於君子，則無所用惡矣。

念舊惡，則彼之爲惡愈肆；棄新善，則彼之遷善無基。是以君子無絕人。

中庸之外更無道，至善之外更無中；彛倫之外更無道，常道之外更無文。文者道之器，道者文之理也。或問舉業習於辭章，足以害道，予曰不然。今之舉業時義以明經，論以議理，策以譚時務，皆性命經濟實學。何爲害道？但容心於功名富貴者，假此以媒進取，而不實體諸身，及博一官，并其所習者而棄之，是誠害道。苟卽以所問學者存之中心，措之躬行，他日出仕發之政事，是真道學也。何爲不可習？讀書之法，先治聖賢經書，方治子史，則是非到眼卽別。苟先子史，則一得之見爲主，而是非莫知適從矣。

或問名實。曰：治平之世，君子得君子名，小人得小人名，此名實之常也。衰亂之世，君子得小人名，小人得君子名，此名實之變也。

天下治日常少，亂日常多。聖人常少，愚人常多，只是制於欲。

善治天下之亂者，不可逆天下之勢。善運天下之勢者，不可拂天下之俗。

民之爲盜，起於飢寒所迫，富侈相高而已。飢寒所迫者，其盜小，富侈相高者，其盜大，皆本於田之不均耳。田均則惟有爵位者得以美衣食，潤宮室，其間里小民，耕鑿勤勞，雖欲富侈，不可得矣。此民之所以不至飢寒而盜賊所以不生也。均田豈必行貢助，但限民田多者不許踰制再買，則不數十年，田不期均而自均矣。

國之欲足用，有不必取諸民間而自裕者，莫如漢之鑄直百錢。後漢先祖始入蜀，患度支不足，劉巴進曰：「是何難，但鑄直百錢，平物價，令吏爲官市，漢主從之，不數月，府庫充實。」此前人之已試者也。今之事勢有緩急，不必加賦，亦不必鬻爵僧道，但令官鑄直百錢，重二錢，給俸於官，以錢代其半，尋鬻諸民間，與舊錢並行，凡貨值一錢以下者，用舊錢，值銀一錢以上者，俱用直百錢，則民便於用而國可足，亦可爲緩急權宜之一計也。

爲人君者，當知天下所以尊我者，以我能生天下也。苟無以生之，則何取於我之爲君。惟知此，則君道盡矣。然君之道在知人，在安民。

大臣之道。正君心。進人才而已。君心正。萬化自行。人才進。百職自舉。然欲正君心。進人才。何如。曰。貞與誠。公與明。得之矣。一毫不貞不誠。君心不可正。一毫不公不明。人才不可進。彼理細務者。謂之小臣。小臣之道。盡適心。共乃事而已。毋曰君臣分隔。不我知而可欺也。勢遠不我見而可怠也。蓋吾之心。吾之理。不以事小。而或遺。不以官卑。而可損。矧今之小臣。卽他日大臣基乎。

甚矣。近習易以蔽君心也。一手掩目。天地皆蔽。太山一隅。足以遮空。然則人君可不慎哉。

犬馬養於人。且能竭心防盜。竭力代勞。爲人臣食君之祿。而不忠君之事。何反犬馬之不如哉。

史臣贊堯曰。欽明文思。允恭克讓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。贊舜曰。濬哲文明。溫恭允塞。孔子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。與。恭己正南面而已。史記禹曰。左準繩。右規矩。禹曰。祇台德先。不距朕行。可見聖學始終一於敬而已。

後世人君。言及前世帝王。遂以爲道之高遠。不可幾及。不知書稱堯克明俊德。以親九族。以至黎民。於變時雍。稱舜曰。慎徽五典。以至百揆。時敘。觀此。則其德不外於明德。其治不外齊家治國平天下。然則君德君治。豈必求之性情倫理之外哉。孔子之大學。其原蓋出於此。書稱堯舜之治。首舉敬授人時。以齊七政。此養民之道爲首務也。

史稱帝嚳執中徧天下。然則堯之執中。亦家學所傳。

舜納於大麓。烈風雷雨弗迷。禹渡江。黃龍負舟。視龍猶蝦蜥。孔子闢於匡。絃歌不徹。聖人之天。素定於中。

而遇之禍福。不足以亂之。虞帝巡狩。先柴望秩於山川。而後肆覲羣后。先神而后人也。先神者爲民報本。後人者爲民親侯。無非爲民也。

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。較法度之同異。視邦政之治否。省百姓之耕斂。莫非身親歷焉。諸侯不敢壞法而禍民。百姓不至窮乏而失所。天下治平易易也。後世天子深居禁中。羣牧之治否。任宰臣以黜陟之。民間之安危。任羣牧以予奪之。欺天子之所不見。而虛文塞責者比比矣。何以致治平。

太甲諒陰。放桐三年。則仲壬四歲。外丙二歲。可知人謂外丙二年。仲壬四年。是立位者。豈有六年之外。伊尹又復放於桐。而諒陰三年乎。

殷有三仁。微子當去而去。比干當死而死。箕子當生而生。何嘗別有計較之念。若云微子之去爲存祀。箕子之生爲存道。便非聖人之心矣。

人謂武王憂一世之無君。伯夷憂萬世之無君。然則伯夷所憂大於武王乎。曰非也。武王乾道也。乾道以生物爲心。故憂一世之無君。伯夷坤道也。坤道以承天爲心。故憂萬世之無君。二聖易地則皆然也。

周厲王無道。萬民叛。王奔於彘。太子靜尙幼。奔於召公。民圍公室。公以己子代之。周召二公共理國事。一十四年。太子旣長。二公立之。是爲宣王。夫二公者。割愛以全太子。如此其艱也。協和以理國政。如此其久也。厲王在彘而不之怨。公卿在朝而不之二。萬民在野而不之疑。當自古人臣所未遇之變。而卒能保孤。

定國以成中興。非忠誠足以貫天日。明哲足以審事幾。烏能致此。

古者先王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必開國元勳。有功德於民者。然後與焉。蜚子一養馬之牧。非有大功。小則乘田。大則圉人。庾人極矣。乃封爲附庸之君。至釀吞周之禍。孝王之罪。不亦大哉。

夷王覲禮不明。下堂而見諸侯。荒服不至。可見爲國無禮。則無以辨上下。定民志。綱常亂而國祚衰矣。會子養志。常而順其親者乎。大舜浚井。閔子蘆衣。變而順其親者乎。

申生之死。所謂好仁不好學。其蔽愚。觀舜掩井而出。焚廩而下。并孔子大杖則去之教。則申生謂之愚。非耶。

或曰。祖龍凡事不善。惟長城至今賴之。噫。天生蒸民。寧有華夷之分哉。古者風氣未開。教化未洽。五服之外。皆爲戎狄。卽成周至治。徐淮吳越。百粵牂牁。尙不得與盟會。今則漸濡爲文獻之邦。碩德名儒。種種輩出。由無以限之故。彼之慕義日切。而此之教化易施。矧西北戎虜。去堯舜文武之都。不過千里。非有牂牁百粵萬里之遙也。一設界限。彼固自棄於教外。此亦以外夷視之。竟不得被教澤。歸良民。寧非趙燕秦棄之耶。使無長城。彼戎虜者。獨不得爲牂牁百粵之民也乎哉。矧女貞。阿骨打。蒙古伯顏。耶律輩。未必無豪傑乎。蓋以形勝言。則長城爲華夏藩籬。以德化言。尙非天下一家之道也。故曰。有長城則中國止於中國。無長城則天下皆中國。

甚哉富之不可求也。世稱致富者莫如陶朱公。然次子特富而殺人。長子惜富而棄弟。寧可無富。不可有

此二子。然無富則自無此二子。

漢董仲舒。其知道者歟。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。天不變。道亦不變。中庸天命之謂性之旨也。其曰仁義禮樂皆其具。率性謂道之旨也。其曰仁人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孔子先難後獲之謂也。其曰勉強學問。勉強行道。孔門進約之訓。明善誠身之教也。其曰正心以正朝廷。百官大學明德親民之謂也。其曰更化則善治。周易變通宜民之謂也。其出也以賢良方正。應詔而進。其退也。忤於奸臣。以病而退。非知道者而能若是哉。

晉陶潛爲晉而出。爲晉而處。英風清節。勵若冰霜。賦歸去辭。明志也。書甲子。存正統也。把菊東籬。高枕北窗。以羲皇自傲。其道德之儒乎。

人曰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何以房杜忠於唐。而子孫衰微。霍光忠於漢。而子孫族滅。果天道乎。曰房杜相太宗。殺其兄。霍光縱妻子。殺母后。惡莫大焉。雖有小善。何足以贖此。

人臣之義。盡心竭力。致命畢矣。不可過焉。以傷乎仁。蓋仁義可完也。不可偏廢也。巡遠之事。方其食盡兵疲力不能戰。繼之以死。則人臣忠義竭盡無餘。及其殺妻奴。括婦女。以享軍士。此誠有仁心者所不爲。爲君而傷吾仁。卽傷吾義也。巡遠之忠。忠而過者也。

或謂宋太祖之得天下。以謀。是大不然。夫五代之衰。天心厭亂極矣。篤生太祖。以啓太平。異香繞室之祥。見於徵應。其仁厚寬大。沉毅剛斷。偉哉帝王氣度。屢任中外。人心推戴。三軍之心。度其必可長民。故立之。

耳。使不足以取信中外。則陳橋之變。與者半。不與者半。將若之何。或軍中與之。而在朝之人與者半。不與者半。又將若之何。或朝臣與之。而天下之人與者半。豪傑並起。仗義扶周。又將若之何。太祖正位而天下翕然歸服者。由民心戴之有素。而太祖非有心以得天下也。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爲天子。信矣。厥後遵母命而傳位太宗。孝也。愛弟之至也。未可以常人之心疑之也。

趙清獻事必告天。必先不違乎天。然後敢告天。司馬光事可對人言。必先不違乎人。方可對人言。告天者亦可以對人言。對人言卽所以告天也。二公之心。一而已矣。

元世祖開國初。卽命妖僧楊璉。毀宋故宮爲寺。發宋諸陵之在會稽者。悉棄骸骨於草莽。有義士唐珪。林德賜。協謀取他骸。易而瘞之。植冬青爲記。後璉聚遺骸。雜枯骼。築爲浮圖。不知宋諸帝遺骸已爲二義士瘞之矣。此事史未之載。鄉人感義立祠以祀之。曰雙義。許姚二君子。以道學自任。而不能正此失。視唐林二義士。不有愧乎。

遜國易。遜天下難。遜天下而泯其迹難。有所爲而遜天下易。無所爲而遜天下難。孔子於夷齊。則賢之。於泰伯。則稱其至德。非以泰伯遜天下而泯其迹乎。然伯夷遵父命。泰伯識父心。則其讓也。皆有所爲。乃宋之漢王。始聞廷美之得罪。則極言以諫。諫而不聽。則佯狂以避位。及真宗卽位。方示以疾。愈而就藩王之封。藉使漢王不諫。廷美之得罪。不佯狂以避位。則天下固漢王有也。太宗原無廢立之意也。特以廷美不宜得罪。宋祚宜歸太祖之後。故寧避其位而不居耳。此其遜也。無所爲而爲。且又泯其迹。而人

莫知之。其至德豈在泰伯下哉。予故表而出之。以俟尙論者採焉。

或問予鶴髮而童顏。果何養而至此。予曰。顏色不必養。養其心而色自臻。夫色者心之苗。心者色之根。心逸則色潤。心勞則色焦。觀之孝思深者。當大故而色黑。廉恥重者。聞疑謗而色紅。欲盛者。其容瘁。畏懼勝者。其容嬰。蓋可驗也。予惟於家用之。有無弗計也。功利之得失。弗恤也。知我者。譽我。弗喜也。不知我者。毀我。弗憂也。未嘗不怒。怒而不讎。未嘗不怨。怨而不蓄。未嘗不羣。羣而不流。未嘗不遠。遠而不絕。以故事不累心。心常坦率。服垢敝而不恥。衣文綺而不華。或三日一櫛。或五日一沐。不自知養容。亦不自知其顏之若童也。予所養者。若此。願與吾儕共之。

公不甚主良知之學。特以所相與遊者。皆此中之高儒。頌行。雖小有牴牾。而不存彼我之見耳。故當時序公書者。或謂其有味於程朱薛。在善人有恆之間。或謂其人品當與胡敬齋陳布衣相伯仲。後皆以泰和郭子章一序而廢。子章良知之苗裔。其言不當岐。悟與修。并不當岐。朱與陸。以爲序公者。皆不足以知公。蓋欲援公以入于良知之中。而其實子章之知公。未必如前序者之所云云也。公所著尙有易舉洪範會極十卷。道學正宗錄五卷。或云十卷。趙氏家規諸書。今惟家規存。而此語錄二卷。乃蕭子壬辰所家藏。蕭子以余刊其先祖論學俚言之故。出以見贈。其報我瓊瑤爲不少矣。嘉慶五年九月。姪裔孫紹祖識。